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困學紀聞卷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製讀王應麟困學紀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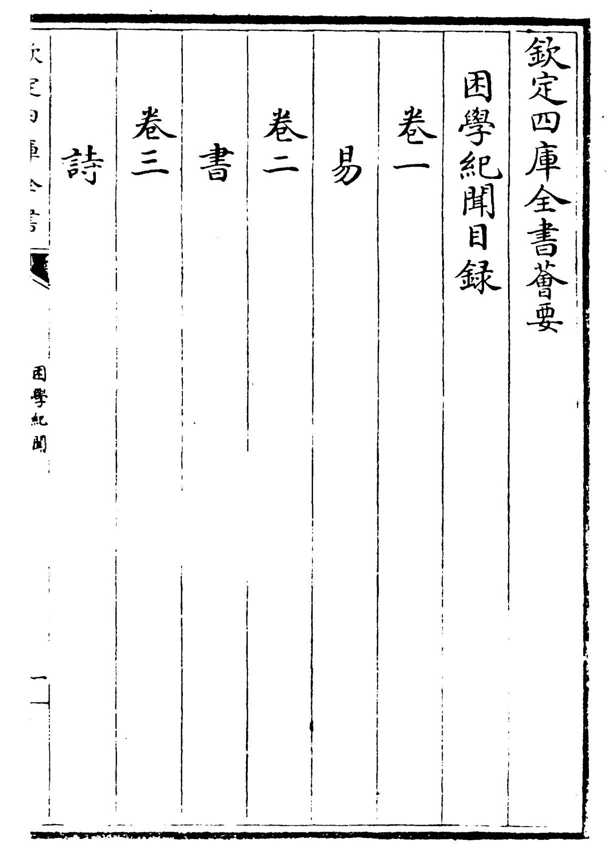
應麟博學多聞著書頗富而議論皆出於正是編乃隨筆考訂理融辭達其說經具有淵源深合內聖外王之旨偶披說易卷於凡修辭立誠陽大陰小防於未然恐致福未嘗不反復而誦沈潛而思以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熟讀而切已體察也獨其論五陽之盛一陰生而引陳完之奔齊為亡齊者已至漢宣帝時匈奴来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生於

前二年宋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以為易者極深研幾當勿用而知有亢履霜而知有戰固亦戒將然凜消息之義耶而未免失之鑿矣夫為君者慮泰否之幾察盛衰之運朝乾夕惕持盈危明如是而已耳必舉數世之前之事以為數世之後之兆或轉疑於謬悠而不信則反懈其儆懼之心非此說有以甚之乎且五世八世之說出於左傳本屬浮誇使景公聽晏嬰之諫簡公從御鞅之言平公拒田常之計宣公

奪襄子之權則陳氏終不能為齊侯也至於王元后武則天之事皆因漢唐之帝不能自立亦人所共知者而女真入貢於藝祖更去侵宋一百數十年使徽宗不用奸亂政及遣馬政通使而復背盟金人又安能如之何哉蓋禍福互倚伏治亂相循環為人君者不可不慄然悟而夔然懼若如應麟所云智者必鄙而謂誕愚者將忽而不省等而上之堯舉舜舜舉禹之時謂之為失天下之機可乎雖然當天下極盛之時而為思患預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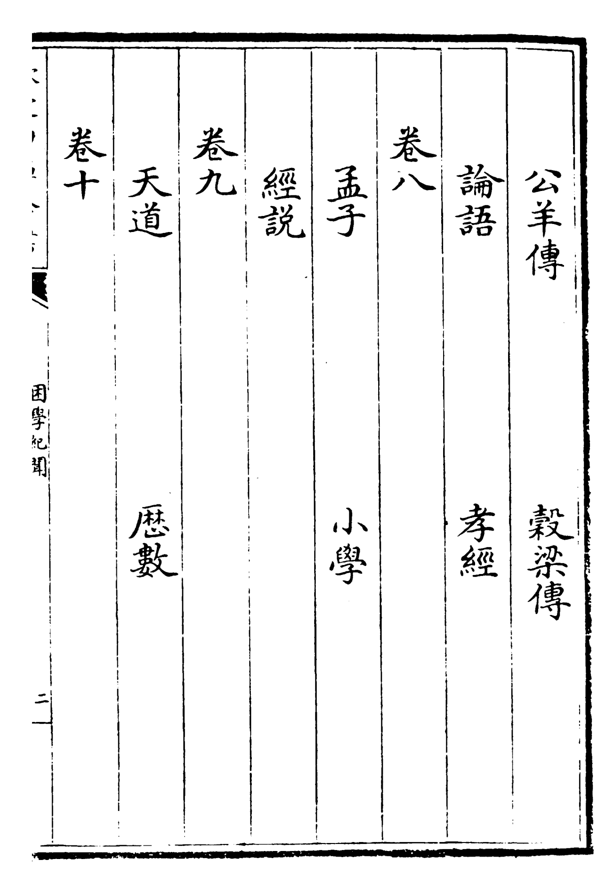
想亦為君者所當知也亦豈可以小疵而棄其大醇

乾隆戊戌仲春月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困學紀聞目録



臣等謹案困學紀聞二十卷宋王應麟撰應麟有周易鄭康成注諸書皆別著録是編乃其劄記考証之文凡說經八卷天道地理諸

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襍識一卷首有自題云幼承義方晚遇韃屯炳燭之明用志不紛云云葢亦成於入元之後也應麟博洽多聞而理軌於正其學問淵源出於朱子然書中辨正朱子語誤數條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為鄭康成注之類皆考證是非無所遷就不肯如元胡炳文諸人堅持門戶亦不

至如明楊慎陳耀文
國朝毛奇齡諸人肆相攻擊葢學問既深意氣
自平故絕無黨同伐異之私其所考覈率切
實可據良有由也元時嘗有刻本年應龍表
桷各為之序卷端題語尚鉤摹應麟手書藏
弆之家以為珍笈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
之說相發明今仍從刊本附於各條之下以

相參證焯頗以詞科之學輕詆應麟然應麟
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之所學恐難
望其涯涘未免輕於立言以其補苴罅漏一
知半解亦多可採故仍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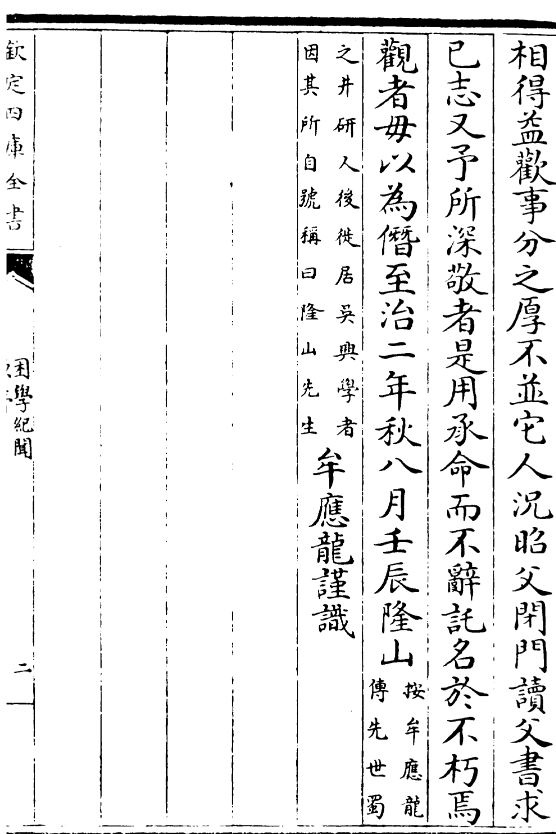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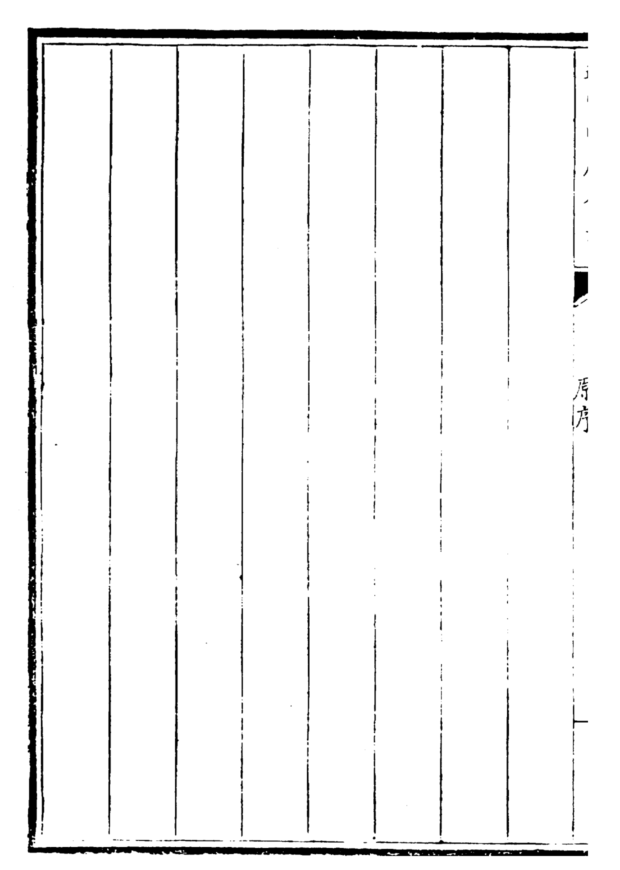
困學紀聞原序

宋咸淳間厚齋先生尚書王公以博學雄文聞于時兩制訓辭爾雅深厚歎而服者皆曰非先生不能作奇傳異書賾微隱奥疑而問者皆曰非先生不能知晚歳飛遯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頗聞著述甚富恨未之見也忽其子昌世若璩按宋德祐丙子昌世甫十歳則此時年五十六書來曰吾父平生書最多惟困學紀聞尤切於為學者今以其書視子幸為序所以作之之意置諸篇端蓋九經諸子之旨趣歴

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源委以至宗工鉅儒之詩文議論皆後學所當知者公作為是書各以類聚考訂評論皆出己意發前人之所未發辭約而明理融而達該邃淵綜非讀書萬卷何以能之連日夜披閱目力為廢不意垂盡之年獲覩希世之珍序引固非晩陋所敢當然先祖光禄按元史牟應龍傳祖子才仕宋贈光禄大夫謚清忠與公之父吏部按宋史王應麟傳父撝曾知徽州民稱為清白太守同年進士按宋史牟子才傳嘉定十六年進士則撝亦癸未年登第先父大理按牟應龍傳父𤩽為大理少卿與公同朝者三



相得益歡事分之厚不並它人況昭父閉門讀父書求已志又予所深敬者是用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觀者毋以為僭至治二年秋八月壬辰隆山按牟應龍傳先世蜀之井研人後徙居吳興學者因其所自號稱曰隆山先生牟應龍謹識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藴理至而辭不達兹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事不獨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

盡也揚雄氏作法言其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牆背芒滔滔相承恬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説晩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奥精實非細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若璩按王應麟傳後二十年卒則卒當於元成宗元貞二年丙申下至泰定二年乙丑整三十年肅政司副使燕山馬速忽公僉事保定孫公楫濟川

分治慶元振興儒學始命入梓桷遊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桷知先生事最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厲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袁桷叙按元史袁桷傳至治元年遷侍講學士泰定初辭歸四年卒年六十一謚文清叙蓋作於慶元路家居時

困學紀聞卷一

宋 王應麟 撰

幼承義方晚遇囏屯炳燭之明用志不分困而學之庶自別于下民開卷有得述為紀聞深寧叟識

易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為誠修其外則為巧言易以辭為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古所謂辭也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至於幾則危矣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

草木也不茂（見韓非解老）可以發明貞固之説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履霜堅冰至即女壯之戒

淮南人閒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以陰陽言日夕易説所未及（若璩按君子終日乾乾為句夕惕若為句厲无咎為句證以下文言雖危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聯上至王

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云亢龍往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陸宣公云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其

語本此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媧武非常之變干寶之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已專斷萬幾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四海愚謂此說為長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縣之失也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澤履其分嚴也山

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三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愚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深矣

繫于苞桑三桑在下而戒之也繫于金柅一柔方進而止之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

從之曰原筮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剛則吝見之小也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兑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于上下鳴謙者歟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歟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

中勉爲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𢁉之九三剛而不中

勉爲初之柔而屢失故頻𢁉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歸妹六五月幾望則

吉陰應陽也中孚六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

幾者戒其將盈陰盈則陽消矣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則不

苟同不詭隨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其不

息回進善之機也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偽朋也

泰言朋
否言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之心服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

畜極則通
過極則亢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故甘節吉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故甘臨无攸利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名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剥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剥若璩按呂

平有三此必指為蕭相國客者但泰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丘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泰之

博士

下陽舉而虢亡虎牢城而鄭懼西河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戚黨顓柄臣揃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

曰思患而豫防之

復曰朋来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朔終

而始也

爾雅小罍謂之坎大琴謂之離萬物之象無非易也若璩

按又有孌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虚於復反復其道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之象曰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謂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二言

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内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不知自知之明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行法俟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萌不

知繫于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關雎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椓靡共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宫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

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戰若璩按劉元城器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為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倭㣲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鰲於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為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正乎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得黄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有兔爰爰

雉離于羅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動為頤頤中有物為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以為鄭康成之語愚謂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作彪文也泰包荒謂荒讀為康虛也大畜豶豕之牙謂牙讀為互大過枯楊生荑謂枯音姑无姑山榆晉錫馬蕃庶讀為藩遮謂蕃遮禽也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若璩按王氏集鄭注周易云解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困劓刖當為倪仉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賾賾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其說多鑿鄭學今

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書序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空也空設之唯馬融以為八卦杜預但云古書名葢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應八卦也謂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此足以證孔馬之説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朱子謂繫

辭本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孔子釋經之辭也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王肅本是也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

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乎湯武明夷存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顔氏之子故曰存乎其人朱文公謂疑皆帝乙高宗箕子占得此爻

明夷之彖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詳而殷易簡未詳所據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呂氏春秋

賁色不純也

苕溪劉氏云夬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也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意精妙諸儒所不及王輔嗣以寂然至无為復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説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周子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

進為復初九是也隂以退為復六二六三六四是也

薛氏曰易以初爻為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葉少藴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别而論之曰易無體晁景迂若璩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晁以道也曰體用本乎釋氏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顔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臯伊而不仁者遠王泉喻氏云泰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化小人為君子也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絶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彙字絶句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有待

儉德辟難朱子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申屠蟠以之

泰之三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為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祐為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家聲之隤隴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襃秦檜者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若璩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

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酋病作慙則此新平以為恥恥似當作慙蓋恥屬符堅慙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

齊德衰於名陵若璩按當作葵丘　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异鏄用潞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亡曰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無彝酒則誥教小子易曰童牛之梏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剛而

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知止而后有定故觀身於艮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

孔明進攸之禕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已可以格君

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遏弘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小畜

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充拓收斂

當兩進其功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集義

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張宣公謂工夫並進相須而

相成也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命限之内也不可出人

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沖晦若璩按沖晦郭雍所賜號云

小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初九復自道

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無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菴若璩按澹菴胡銓號云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明一卦之義也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二曰弗兼與也

虛美熏心若璩按路温舒語　秦亂之萌浮文妨要按王羲之語　晉衰

之兆故責受之以剝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尾好賄郢城

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譹敉遷為虜漢金間增垓

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篇之始所以正

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莫益之或擊之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琯以之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

在患難顛沛中況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

其所亨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歷元黄鍾為律本北方終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玄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為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沙隨程氏云醫家難經為百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

生焉象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為黿為蛇於方為朔為北於太玄配罔與冥所以八純卦中獨冠以習

日月為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于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李子思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速臨陽消

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

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弗損益之又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之用黄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

象小畜以一陽為復兌以一陰為剥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而不相亂張文饒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為否一云自子至未為遯一云自寅至酉為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

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為七日一謂自五月

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易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郭京本無初六字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已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禄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紳若璩按宋李孟傳傳亦常取斯四言誡其子孫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傳玄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食正義用其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馮當可云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傴背為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止於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

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説鄎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説不同正義皆畧之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説朱文公取之

范諤昌證墜簡震彖辭脱不喪匕鬯四字程子取之漸

上六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釋文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周禮疏謂坤為土坎為水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國親諸侯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内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所遺朋盍簪簪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云古者禮冠未有簪名若璩按杜詩盍簪喧櫪馬近杜註號詳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集解

說苑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云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

鹽鐵論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

後入于地說文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

無之疑易傳及易緯

後漢魯恭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

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

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

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

月堅冰至也又云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又云

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

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引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温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若璩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顔師古注瀹煑新菜以祭蓋以禴為瀹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顔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離九三蔡伯靜解云鼓缶而歌當衰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而哀也盛衰之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説長於古注

京氏易剝牀以簋謂祭器澹菴云易於剝坎取象簋簋
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呂
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
爰制禮樂
渙其羣蘇明允云羣者聖人所欲渙以一天下者也本
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絶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畬凶荀子曰括囊无咎无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穆姜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徳為是說者其未見彖象文言歟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注者未詳其人亦天下名言也

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曰明曰電

曽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薛士龍詩云嘗聞曽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舍施二景參黄庭愚謂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説本於易之坎離坎内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内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引弼

云以證成其義愚考王弼終於魏正始十年韓康伯

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二人不同時相去甚遠謂之

親受業誤矣若璩按韓康伯名伯頴川長社人殷浩之外甥也官太常晉書有傳嘗謂唐李嘉祐詩輔嗣外孫還解易惠連羣從總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絶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婿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葢詩人多不契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荅

程子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以為先見象

數方説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愚嘗觀顔

延之庭誥云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於心其說以荀王為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乃為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取程邵之說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為可廢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

有不合又不會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每求之文辭離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若璩按子止名公武即撰晁氏讀書志者）為易廣傳當可荅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孚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爻軒（若璩按爻軒林光朝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誠齋（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

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

黿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沙隨

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一而已舉

乾坤之義則宅卦可知上繫解七爻下繫解十一爻

大畧類文言學者可以三隅反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桓玄明僧紹作仁今本乃從桓

玄誤矣本義作人云吕氏從古葢所謂非衆罔與守

邦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云卦

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

人卦者主畫地識爻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九也三多為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七也兩少一多為坼錢八也見儀禮疏若璩按儀當作士冠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戸三褫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蠱先甲後甲三日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坎簋貳三歲晉三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車解三狐損貳簋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

三歳旅一矢巽先庚後庚三日三品既濟七日三年未濟三年其數例總釋于乾鑿度如月幾望巳日乃孚皆隂陽氣數之變若璩按王氏云數亦多遺如乾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恒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姤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所利

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内君子外小人所以財成天

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作之師

大畜為學賁為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為學文明以止而後可以為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為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造化言立以卦位言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為斯賤之役唐郭京謂斯合作㒋愚按後漢左雄傳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㒋字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云亂如疾病則亂之亂愚謂唐玄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非命亂而何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愚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豈即此篇

歟若璩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顔師古曰蓋易家之别說者也豈得謂即大戴禮記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録列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為易義注内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荀悦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言易者咸傳荀氏學今其

說見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曰雨施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晁以道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氏按繫辭曰二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

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人物之本必蔵諸用也朱新仲謂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以經師之言歟

劉夢得辯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其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栁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若璩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非詆夢得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江周

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行所纂古

子夏傳為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為考異釋疑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

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

越絶外傳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愚謂先陰後

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静而動也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荅云齊田氏

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愚

按康成有易賛所謂賛云者易賛也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别録談説之士會於稷門下若璩按魯亦有棘下爲城内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儒者之所萃焉恐誤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重乎八純聖理玄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灾祥進退莫不因兹而兆矣故考天

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隅故曰易含萬象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三伏羲先天體也連山天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京氏謂二至四為互體三至五為約象儀禮疏云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三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蓋用納甲卦氣之說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

輔漢卿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 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三吉三利家人一爻悔亡五爻皆吉

漢書叙傳六世耽耽其欲浟浟音滌注頤六四爻辭浟浟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顔注以浟浟為欲利輔嗣以逐逐為尚實其義不同

上蔡謝子為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文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

秉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栻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叟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饒謂先天圖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即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録載邵子之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鵑聲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

萌則以人事知之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魯皆歐陽公門人而議論不苟同如此

迂齋若璩按迂齋樓昉號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非易又策問謂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

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按兼山郭忠孝號）白雲（按白雲郭雍號）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若璩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　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養生之說陰升陽降）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

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於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説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林已

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若璩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贄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為一人希聲雖有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贄嘗章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為陸贄不知一侍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小子觀朶頤所不解者

豈止七事哉以義理解易自王弼始何晏非弼比也清談亡晉衍也非弼也范甯以王弼何晏並言過矣

上坎為雲下坎為雨虞翻之說也郭子和從之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

女子貞不字謂許嫁笄而字耿氏之說也朱文公從之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若璩按初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為唐人誤矣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牧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内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令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諂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未可謂知易也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

介于石古文作砎晉孔坦書曰砎石之易悟

坤曰早辯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周子

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若璩按止齋陳傳良號春秋後傳亦

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謂柳芳唐厯本皆不同由芳

書未成而傳之故也若璩按晉書孫盛傳著晉陽秋咸稱良史諸子私改之盛初寫兩定本寄慕容㑺後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有人向彼國購得乎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燿乾為之綱合凝之類坤握其方雄雌呿吟六節摇通萬物孳甲日營始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為近正知莊子曰師出以律有律以知己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為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它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困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卦皆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意也

莧陸夬夬項氏玩辭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

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兑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愚

按說文萈山羊細角也從兎足苜聲讀若丸寛字從

此徐鍇按本草注萈羊似麢羊角有文俗作羱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朽索深

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

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

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

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

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

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九曰夫以剛健

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

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

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為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于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説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

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生自觀其道者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於賁六五曰賁于東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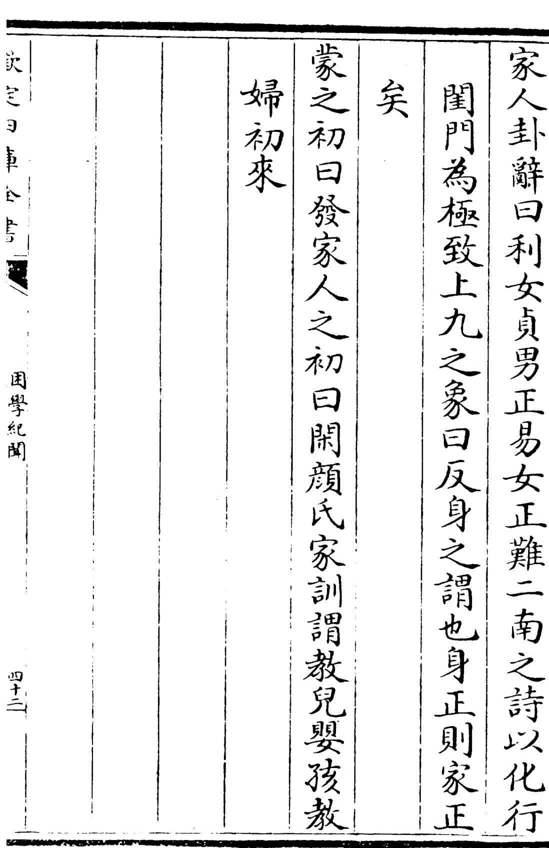
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衆生心於漸上九曰進處高

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峩峩清遠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

乾稱父（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男（陽在中）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正則家正矣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顔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困學紀聞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李維裕